

本文引用格式:丁颖,马晓丽,王璐璐,等.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某隔离点隔离观察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安徽医学,2023,44(4):479-484.DOI:10.3969/j.issn.1000-0399.2023.04.025

· 卫生服务研究 ·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某隔离点隔离观察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丁颖 马晓丽 王璐璐 巴晓婧 张晴晴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某隔离点隔离观察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互联网+认知行为”方法,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创建宾馆隔离人群心理状况调查表网络问卷,对2020年3~4月进入某隔离宾馆的隔离观察者进行焦虑、抑郁状况调查,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332人,纳入分析314人,存在焦虑症状18人,占5.7%;存在抑郁症状204人,占6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性别为女性($OR=5.182, 95\%CI: 1.731\sim 15.513, P=0.038$)、近两周失眠($OR=6.449, 95\%CI: 2.239\sim 18.575, P=0.016$)以及在别人的看法($OR=6.763, 95\%CI: 1.973\sim 23.181, P=0.022$)是隔离观察者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而职业性质为体力工作($OR=6.229, 95\%CI: 1.873\sim 20.721, P=0.003$)是隔离观察者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在进行隔离观察者医学观察工作中,应多关注女性、有失眠情况、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从事体力工作的隔离观察者心理状况变化,加强与其交流与沟通,发现问题及时疏导,缓解其心理压力,以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理健康;隔离观察者

doi:10.3969/j.issn.1000-0399.2023.04.02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暴发流行期间,无论是普通人群,还是隔离患者,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解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隔离人群的心理状况,更好的对隔离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护理工作,本研究对2020年某新冠疫情隔离场所隔离人员进行心理状况相关问卷调查,了解隔离人员的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为疫情防控期间隔离人员的护理工作提供指导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0年3~4月由蜀南庭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的高新区格林豪泰新冠疫情隔离场所的隔离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共计发放问卷332份,有效问卷314份,问卷有效率94.58%。314份有效问卷中,男性291名,占75.4%;女性95名,占24.6%;年龄12~59岁,平均(40.3±10.9)岁;包括入境隔离人员65人,国内隔离人员267人,共332人。

1.2 研究方法 采用腾讯问卷平台创建网络问卷(腾讯问卷^[1]:宾馆隔离人群心理状况调查表,网址:https://wj.qq.com/s2/7833904/97bb/)。调查前,调查员需要调查对象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征得其知情同意。并邀请市四院心理专家对调查员进行调查量表培训,

统一调查口径。调查员于2020年3月3日通过QQ、微信等方式将问卷链接发给隔离宾馆的隔离观察者在填写,填写结束后在线提交问卷。对于文盲等不能自行完成调查问卷的由调查员打电话利用问答的方式进行填写。调查员对所有收回的问卷进行审核。正式调查前,邀请相关疾控专家以及四院心理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隔离观察者健康状况影响因素调查进行修改剔除混杂因素并确定最终调查表;选取在管50位隔离人员开展预调查,对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9。

1.3 调查内容

1.3.1 健康状况影响因素调查表 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年收入;第二部分为隔离观察者入住隔离宾馆前后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员类型(境外输入人员还是国内人员)、隔离时间、是否饮酒、是否吸烟、家里有几口人、居住地(农村或城市)、既往病史及复工前14天的流行病学史情况。

1.3.2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量表^[2],该量表包含20个题目,采用4级评分,"1"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有时有;"3"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

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各个题目得分总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后为标准分。一般评定标准:低于50分判定为正常,50~60分为轻度焦虑,61~70分为中度焦虑,71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

1.3.3 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为Zung于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量表^[3],含有20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各个题目得分总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后为标准分。我国以SDS标准分 ≥ 50 为有抑郁症状。抑郁严重度=各条目累计分/80。抑郁严重度0.5以下者为无抑郁;0.5~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69为中至重度;0.7以上为重度抑郁。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隔离观察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隔离观察者的SAS和SDS情况 焦虑18人

(5.7%),其中轻度17人、中度1人;抑郁204人(65.0%),轻度39人、中度156人、重度9人。SAS焦虑自评量表粗得分20~49分,SDS抑郁自评量表粗得分20~63分。与中国常模水平相比较,本次调查的隔离观察者SAS以及SDS自评量表得分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9.033/3.401$, P 均 <0.05)。见表1。

表1 某隔离观察点隔离人员SAS和SDS评分情况($\bar{x} \pm s$,分)

项目	常模	隔离观察者
SAS	29.78 $\pm$ 0.46	32.40 $\pm$ 5.13
SDS	41.88 $\pm$ 10.57	44.01 $\pm$ 11.11

注:SAS为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DS为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2.2 隔离观察者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女性、近两周有失眠及在意别人看法的人群焦虑检出率更高。而抑郁检出率在男性、年龄 >35 岁、初中及以下、收入 <10 万元/年、后勤或工人等职业、吸烟、饮酒、隔离观察者是国内人员、有接触确诊患者史、与家庭成员关系不和睦、与家人通过短信联系、在意别人的看法、担心自己被传染、感到难过这些人群中更高。见表2。

2.3 隔离观察者焦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3,筛选方法为前进法),以隔离观察者是否发生

表2 某隔离观察点隔离人员焦虑及抑郁检出率分析

一般特征	焦虑人数	χ^2 值	P 值	抑郁人数	χ^2 值	P 值
性别		4.755	0.029		14.392	<0.001
男	9(3.8)			166(70.9)		
女	9(11.3)			38(47.5)		
年龄		0.029	0.985		84.510	<0.001
<25 岁	4(5.9)			16(23.5)		
25岁~	5(6.0)			48(57.8)		
≥ 35 岁	9(5.5)			140(85.9)		
文化程度			0.081 ^①		113.373	<0.001
初中及以下	5(9.1)			52(94.5)		
高中至大专	10(7.5)			114(85.7)		
本科及以上	3(2.4)			38(30.2)		
年收入			0.751 ^①		26.948	<0.001
<5 万	13(6.9)			125(66.5)		
5万~	3(4.3)			56(81.2)		
10万~	1(5.9)			10(58.8)		
≥ 15 万	1(0.1)			13(32.5)		
职业性质		0.085	0.771		106.356	<0.001
体力工作	8(5.3)			141(94.0)		
脑力工作	10(6.1)			63(38.4)		
饮酒		0.020	0.887			
否	14(6.1)			139(60.2)	8.828	0.003
是	4(4.8)			65(78.3)		

续表 2

一般特征	焦虑人数	χ^2 值	<i>P</i> 值	抑郁人数	χ^2 值	<i>P</i> 值
吸烟		0.275	0.600		32.634	<0.001
否	13(6.2)			113(54.1)		
是	5(4.8)			91(86.7)		
既往病史		0.301	0.584		14.451	<0.001
否	14(5.2)			162(60.7)		
是	4(8.5)			42(89.4)		
人群类型		0.001	0.970		104.532	<0.001
入境人员	4(6.7)			5(8.3)		
国内人员	14(5.5)			199(78.3)		
失眠(近两周)		15.607	<0.001		2.192	0.139
否	9(3.4)			169(63.3)		
是	9(19.1)			35(74.5)		
是否接触确诊患者		1.587	0.208		6.434	0.011
否	15(5.1)			185(63.1)		
是	3(14.3)			19(90.5)		
与家庭成员是否和睦		0.223	0.637		36.966	<0.001
否	8(6.5)			105(85.4)		
是	10(5.2)			99(51.8)		
联系方式			0.968 ^①		21.746	0.001
非视频	8(5.7)			77(54.6)		
视频	10(5.8)			127(73.4)		
是否担心被传染		0.102	0.850		28.931	<0.001
否	5(7.2)			26(37.7)		
是	13(5.3)			178(72.7)		
是否在意别人的看法		10.833	0.001		14.541	<0.001
否	4(2.2)			105(56.5)		
是	14(10.4)			99(77.6)		
是否难过		0.791	0.374		30.621	<0.001
否	15(5.2)			200(69.4)		
是	3(11.5)			4(15.4)		

注:①表示 Fisher 确切概率法。

焦虑抑郁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为女性、近两周失眠以及在意别人的看法是隔离观察者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而职业性质为体力工作是隔离观察者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见表 4。

3 讨论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隔离观察者作为高危人群被医学集中隔离,其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4],容易引发甚至加重其心理症状^[5]。相关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的流行对居家隔离人群^[6]、住院患者^[7-8]、医护人员^[9]、高校学生^[10]等人群心理均有影响,有研究^[11]发现隔离可能会引起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甚至可以引起自杀。因

此,对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处于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心理状况研究非常有必要。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隔离观察者 SAS、SDS 评分均高于中国常模水平,其结果与贾艳等^[12]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隔离观察者焦虑检出率为 5.7%,抑郁检出率高达 65.0%,高于我国非疫情期间一般人群焦虑(5.3%)^[13]、抑郁(5.9%)检出率^[14]。分析原因:本研究样本对象是集中隔离观察对象,并非一般人群,隔离期间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较大,从而造成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高于一般人群。

本研究焦虑检出率低于陈希等^[15]的研究,但抑郁检出率远高于其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两个研究使用的评估工具不同,其次两个研究的集中隔离观察者

表3 自变量赋值表

因变量	变量	赋值说明
性别	X1	0:男性,1:女性
失眠(近两周)	X2	0:否,1:是
在意别人的看法	X3	0:否,1:是
焦虑	Y	0:否,1:是
人群类型	X1	0:入境人员,1:国内人员
性别	X2	0:男性,1:女性
失眠(近两周)	X3	0:否,1:是
年龄	X4	0:<25岁,1:25岁~,2:≥35岁
文化程度	X5	0:初中及以下,1:高中至大专, 2:本科及以上
年收入	X6	0:<5万,1:5万~,2:10万~,3: ≥15万
职业性质	X7	0:体力工作,1:脑力工作
饮酒	X8	0:否,1:是
吸烟	X9	0:否,1:是
既往病史	X10	0:否,1:是
接触新冠确诊患者	X11	0:否,1:是
与家庭成员是否和睦	X12	0:否,1:是
与家庭成员联系方式	X13	0:非视频,1:视频
担心被传染	X14	0:否,1:是
在意别人的看法	X15	0:否,1:是
感到难过	X16	0:否,1:是
抑郁	Y	0:否,1:是

性质不同。本研究的隔离观察者有境外输入人员,包括外籍人员,也有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各人群占比不同。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集中隔离观察者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医务工作者应该为其及时提供心理干预及社会支持,帮助其渡过这特殊时期。

本研究发现,女性、近两周失眠,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隔离观察者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胥刘秀等^[16]研究发现,女性抑郁检出率高于男性,焦虑检出率无性别差异。本文调查发现女性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本文调查对象男女占比有关。付晓凡等^[17]研究发现,73.81%的新冠肺炎患者在住院期间存在失眠症状,失眠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程度。刘德鹏等^[18]在对某部队官兵新冠肺炎医学隔离观察期间心理健康及失眠状况调查发现,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越严重,官兵失眠可能性就越高。而本文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失眠只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本文调查样本量偏小、采用最简单的初筛焦虑抑郁评估量表、未对隔离人群进行失眠严重程度情况收集等有关,后期还需

增加样本量再进一步研究。本文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在意别人的看法是隔离观察者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与李想等^[7]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在对隔离观察者抑郁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从事体力工作是其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隔离观察期间,从事体力工作的人不能正常工作,从而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来源,加上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识不足,增加其心理负担,因此隔离期间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傅焱等^[19]对上海市方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患者抑郁评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文仅只调查某一集中隔离点的隔离观察者,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远远不够;且心理调查表采用最简单的初筛量表,质量控制措施简单,调查方式仅以发放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本研究团队拟在今后的工作中增加质量控制措施,优化问卷内容,加大调查样本量,进一步探索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以及与失眠之间的关系,并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减轻隔离人群在隔离期间的心理负担。

综上所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在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隔离观察人群容易产生焦虑或抑郁的负性心理,因此隔离点医务人员进行隔离观察工作中,不仅要保障隔离观察者的衣食住行,还要保障其心理健康,重点关注女性、有失眠情况、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从事体力工作者,需要加强与隔离观察者的交流与沟通,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疏导,缓解其心理压力,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

表4 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χ^2 值	P值	OR(95%CI)值
焦虑					
常量	-5.114	0.722	50.135	<0.001	
性别	1.645	0.559	8.650	0.038	5.182(1.731~15.513)
失眠(近两周)	1.864	0.540	11.924	0.016	6.449(2.239~18.575)
在意别人的看法	1.911	0.629	9.249	0.022	6.763(1.973~23.181)
抑郁					
常量	-19.201	5012.929	0.000	0.997	
性别	0.127	0.500	0.065	0.799	1.136(0.426~3.026)
年龄			2.814	0.245	
<25岁					
25岁~	-0.995	0.666	2.235	0.135	0.370(0.100~1.363)
≥35岁	-0.743	0.526	1.997	0.158	0.476(0.170~1.333)
文化程度			4.177	0.124	
初中及以下					
高中至大专	1.081	0.853	1.604	0.205	2.947(0.553~15.691)
本科及以上	0.954	0.484	3.880	0.049	2.596(1.005~6.708)
年收入(万)			1.968	0.579	
<5万					
5万~	0.099	0.730	0.018	0.892	1.104(0.264~4.618)
10万~	0.420	0.690	0.370	0.543	1.522(0.393~5.889)
≥15万	1.060	0.878	1.457	0.227	2.886(0.516~16.130)
职业性质	-1.823	0.613	8.840	0.003	0.161(0.049~0.537)
饮酒	-0.150	0.530	0.080	0.778	0.861(0.305~2.434)
吸烟	0.563	0.538	1.096	0.295	1.757(0.612~5.045)
既往病史	-0.207	0.732	0.080	0.777	0.813(0.194~3.415)
接触新冠确诊患者	0.340	0.895	0.144	0.704	1.404(0.243~8.113)
与家庭成员是否和睦	-0.613	0.438	1.961	0.161	0.541(0.229~1.278)
与家庭成员联系方式	0.715	0.463	2.389	0.122	2.045(0.825~5.064)
担心被传染	0.345	0.625	0.305	0.581	1.412(0.415~4.808)
在意别人的看法	0.723	0.452	2.560	0.110	2.060(0.850~4.993)
感到难过	-1.121	0.833	1.810	0.179	0.326(0.064~1.669)

参考文献

- [1]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订版):235-238.
- [2] ZUNG W W.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J]. Psychosomatics, 1971, 12(6): 371-379.
- [3] ZUNG W 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 Arch Gen Psychiatry, 1965, 12(1): 63-70.
- [4] 蔡明志,闫凤全,田澎冰,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隔离人群常见心理问题伦理学分析与干预策略探讨[J].中国伦理学,2020,33(4):492-495.
- [5] 李敏,彭明益,龙军标.2020年新冠肺炎流行期入境集中隔离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21,37(12):1626-1630.
- [6] 马翠,黄燕凤,黄山,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居家隔离人群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成都医学院学报,2021,16(2):203-206.
- [7] 李想,邓艳萍,付国东,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通病房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8):720-722.
- [8] 陈玉琴,宋湘红,任晓晓,等.新冠肺炎疫情下隔离患者住院期间焦虑原因的质性研究[J].湖北医药学院学报,2020,39(4):405-407.
- [9] 徐明川,张悦.首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临床一线支援护士的心理状况调查[J].护理研究,2020,34(3):368-370.
- [10] 汪晶,丁杨,蒋茜璇,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安徽省高校学生焦虑抑郁水平及应对策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2):266-271.

- [11] BROOKS SK, WEBSTER RK, SMITH LE,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quarantine and how to reduce it; rapid review of the evidence[J]. *Lancet*, 2020, 395(10227): 912–920.
- [12] 贾艳, 王蓉, 李惠芬, 等.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负性情绪的调查分析与干预[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1, 34(5): 604–606, 625.
- [13] YU W, SINGH S S, CALHOUN S, et al.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in urban China: prevalence, awareness, and disease burden[J]. *J Affect Disord*, 2018, 234: 89–96.
- [14] ZHOU X H, BI B, ZHENG L Q, et al.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symptoms in a rural Chinese sample population[J]. *PLoS One*, 2014, 9(6): e99692.
- [15] 陈希, 陈胤先, 陈博文,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集中隔离者焦虑/抑郁状态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9): 1350–1355.
- [16] 胥刘秀, 高茹, 白静珍, 等.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的心理健康状况[J]. *四川精神卫生*, 2021, 34(3): 257–261.
- [17] 付晓凡, 赵文坤, 赵青,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心理状况调查与护理对策研究[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2020, 6(6): 103–104.
- [18] 刘德鹏, 解启马, 郝永建, 等. 某部官兵新冠肺炎医学隔离观察期心理健康及失眠状况调查[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20, 38(9): 182–184, 187.
- [19] 傅焱, 孙跃喜, 张宸韬, 等. 上海市方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 2022, 43(3): 303–309.
- [20] 余皓. 疫情防控中隔离留观区患者的心理疏导、护理及干预[J]. *结直肠肛门外科*, 2021, 27(S1): 178–179.
- [21] 陈庆学, 孙国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观察点隔离人员心理状况调查探讨[J]. *心理月刊*, 2021, 24(16): 229–230.

(2022-10-07 收稿)

(本文编校: 刘菲, 胡欣)